

重点推荐

拿到李成虎的长篇小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我觉得很欣喜,因为我也算是这本书的助产士。从他10年前构思这部小说,到如今如砖头一样厚重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个过程对于他肯定是艰难而又欣悦的。我和李成虎的初识是在2004年,当时我们都在鲁迅文学院第三期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印象里,李成虎身材健壮、性格豪爽朴实,和我一样来自西北地区,有着别样的亲切感。那时我们都是风华正茂,青春勃发。上课之余,我们经常谈论文学和生活,谈论自己的经历,也常在一起喝酒。有一天,李成虎把他的散文集《遗忘在田间的犁铧》拿给了我,想让我读后写点东西。

我就抽空读着他的文字。李成虎是文如其人,那种来自远古自有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字里行间流露着他对故土山川大地子民那种执着的爱。他的表达也酣畅流利,真诚坦率,是他的心灵独白。这样的散文属于至情至性的散文,属于赤子之心的写作。几个月的学习生活结束了,我们班同学散去,感觉依依不舍。他回到了青海,我依旧蜗居在繁杂热闹的北京城,通过一些同学,也常听到他的消息。作为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他,虽然日常管理工作繁忙,可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文学梦想。

今年夏天,李成虎完成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这部小说无论是字数规模还是表现力,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文化积累,无论是小说结构还是语言和情节,都是李成虎的精心、细心、耐心之作。《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始终以一位智者超越现实的笔触,描述了上世纪90年代西部一群年轻人艰辛创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花儿”的向往与追求。整部作品始终以昂扬的情怀,触摸着生活的点点滴滴,哪怕是一次细小谨慎的心灵叩问,哪怕是一回微不足道的场景描写,哪怕是一首不拘韵律的“花儿”独白,都让作者切切的诉说切入到了最佳状态。

首先,作者精心应用地方语言的特点,在表述上凸显文字魅力。这种独到的手法应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提升的不仅仅是整部作品的可读性,也显现出地方语言的生存意义。这一点如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风味,张炜小说的胶东韵味,莫言小说与高密东北乡的内在联系,都证明着文学语言的地域性在作品中的美学魅力。作者的地方性语言平白流畅,不故作高深奥僻,不因袭风雅熟语,而是吸纳多彩却明白晓畅的口语,读去反觉新颖。在此基础上,“花儿”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在作者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增加了整部作品的感染力,因此我说,这部小说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地域文化小说。

其次,这部小说又是和民俗、情感有关的社会写实小说。主人公马文林与李丹梅邂逅在省城,因为共同的爱好,让他俩很快坠入情网而一发不可收。“花儿”这一催化剂催生了爱情,催生了追求,催生了梦想。马文林,这个在乡里人看来是不务正业的、唱着野曲的、浪荡不羁的男人;李丹梅,这个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走向街头,用自己天生的一副好嗓子唱着“花儿”的女人,他俩的结合,纯粹是以共同的爱好为基础的。最后,马文林出版了“花儿”集,李丹梅在马文林的大力支持下,办起了属于自己的“西北花儿茶园”。两人参加了宁夏全国“花儿”大

“花儿”的浓情世界

□邱华栋



赛并获得了大奖,圆了“花儿”梦,告别了从前的生活。为了“花儿”付出艰辛的一对有情人终于实现了梦想,朝着更高的目标前行。

作者描写马文林、何元业、孔祥华、李丹梅、陈静云等人的情感纠葛时,通过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对话的设计、个性的提炼,展示了驾驭文字的能力。李成虎的文学创作的心路历程是那样的明晰,那样的泾渭分明。在刻画人物的同时,他着重展示了大西北浩瀚无际的宽广、死寂、神秘,在这里,李成虎展开了丰富的想象,把视野投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展现于读者眼前的是一派淘金大军进入荒漠边陲的生死拼杀。

李成虎通过写城市中的人来写城市,这算不上新发明,却是最常用、最成功的办法。在西方文学传统里,通过写人物——贵族、暴发户或者梦想爬上上流社会的底层青年等——来完成对城市文学建构,早已证明了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巴尔扎克之高老头、司汤达之于连、狄更斯之奥立弗、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伊凡等都是令后世难以忘怀的典型人物。《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红与黑》中的于连等年轻人怀揣梦想来到大城市,渴望出人头地,却逐渐被残酷的现实挤压,逐渐失去原有的纯真,变成一个道德沦丧的投机者。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这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主题,而中国文学里这样的小说相对来说较少。李成虎从另一个角度,诸如“创业”、“打工”等方式描绘了何元业、马文林、李丹梅、陈静云等这样一些人物在城里扎根立足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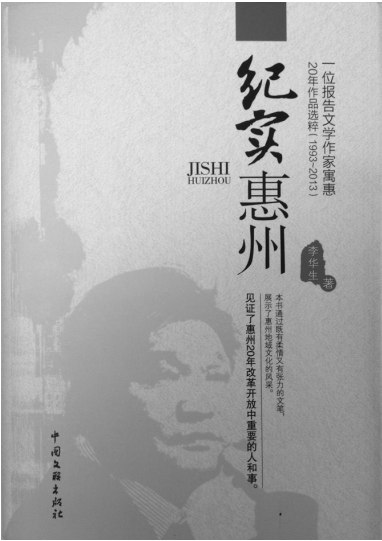
关于“花儿”,我听过一些。我出生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对回族文化很感兴趣,因此也搜集了一些书,并在我的一部早期的中篇小说里引用过不少“花儿”。在李成虎的这部60多万字的小说中,光“花儿”就有490多首,这不能不说是整部作品的重头戏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花儿”造就了“河湟文化”的博大精深,使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民族繁衍生息,创造着生活;“花儿”养育了故乡的人民,让祖祖辈辈借着“花儿”的韵律丰富了情感,传承着美好;“花儿”让李成虎成就了这部作品,让人佩服,让人感叹。走进李成虎的“花儿”世界,细细品味,轻轻揣摩,多少情感涌上心头。在一首首魂牵梦萦的“河湟花儿”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脱颖而出,盛开着别样的风采,吐露着沁人的芬芳。

河里的鱼娃离不开水,
没水时阿么价活哩。
花儿是阿哥护心的油,
不唱是阿么价过哩。
原来如此,“花儿”与人,犹如鱼儿与水。青年男女用“花儿”这种独特的民族风情,传递着爱情,表达着心意。

花儿本是心上的话,
不唱时由不得个家。
刀子拿来了头割下,
不死时就这个间法。
勤劳的人们把“花儿”的演唱与传承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而且,那种娓娓道来的诉说始终让多少的情侣徜徉在甜美的爱情之中。不难想象,在490多首“花儿”里,融进的不仅仅是作者自己的苦心经营,还有“河湟花儿”的文化内涵。如此来看,以“花儿”来作为小说的文化背景、小说内在的音乐旋律,以及感情衬托和最终的结构穿插,都是这部小说非常成功的地方,这部小说由此也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更广大的情怀、更深入的追求以及更为精彩的表述。

正如李成虎自己在后记里说的:“一片黄土地,孕育着‘花儿’。‘花儿’是被严寒酷暑改造了无数个世纪的一片青草地;是有节奏、有旋律、有色彩的烈性酒;是一种抒发不尽、吟唱不完而跃跃不可压抑的情欲。高亢、嘹亮的‘花儿’吼起来——唱太阳月亮唱星星唱命运唱人生。那是用黄河水泡就的,用黄土地育就的,用黄旋风吹就的山民的后代,就那么淋漓而酣畅地唱起来了……一如黄河奔腾而喧嚣的气势,一如高原博大而深沉的胸怀,一如西北风雄浑悲壮而洋洋洒洒的节奏。‘花儿’,黄土地上男儿女儿对人生的嘶吼,是黄土地男儿女儿对命运爱情的挑战,是力度和热能的示威。在我心里,花儿不是在‘唱’,而是在‘喊’、在‘吼’……需要拖着长长的腔声,大声吼出‘阿哥的肉儿’,那是心灵颤栗的‘花儿’、是对爱情的追求啊。”写出了这部作品的李成虎有福了,我祝福李成虎在文学道路上越走越宽广,期待着他写出更好的作品。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实力、耐力和创造力。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李成虎著,青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



希望每一个“寻梦人”都能在惠州梦想成真。
(《纪实惠州》,李华生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公里外的地方火化,因为他的战友有此先例。试想,在那广阔的新疆大地上,随便找块坟地难道不容易?但是那代优秀的农垦勇士,却纷纷选择火葬,这难道不足以让内地那些挖空心思大肆修坟、变着法子圈地建陵的人羞愧吗?

郭文涟怀着感恩和感念描写如烟往事,写得很炽热,很朴素,也很平静。他没有使用太多的写作技巧,也没有使用过分的诗化词句,更没有跳出来针砭时弊、品评人性,但其隽永晓畅的文字、真诚感人的情境、平凡伟大的人物、温热动容的场景,让我阅读时有了很多震惊和感叹、陌生和亲切、轻松和惬意。

城市在发展、变迁和繁荣,不可避免地使我们熟悉的印记悄无声息地坍塌。那拆了重建的高楼大厦,修了又挖的道路桥梁,那不断攀升的房价、不停较量的职场风云,演绎着另一种精彩绝伦的活剧。在全球化趋势下的现代伊型,自然也无法置身度外。

郭文涟想重访偷进看电影的工人俱乐部,想重排队买肉、买米、买糖的现场,还想重温去捣鸟窝、钓白鱼、玩攻城,而这一切都已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革新,湮没在历史中的某个角落。即便其中有着他的苦乐年华、悲喜人生、惆怅情感、艰难岁月,也只能成为他伊型记忆中的一段经历。毕竟,那是一个时代的中国,一种青春的绝响。

我们阅读关于伊型、关于新疆的文字、图像,如果单纯停留于欣赏的层面,可能会与许多真实、神奇、亲切和色彩擦肩而过。只有沿着那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历史景观,走进像郭文涟写在《伊型往事》一样的文艺作品中,才会找到新疆的光亮与蕴涵,那种美丽,那种奇特,那种味道,那种充满温暖、洋溢青春西域风情。

(《伊型往事》,郭文涟著,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百家品书

此心安处是吾乡

□陈奕威

惠州:他和决策者畅谈惠州未来的规划,也站在垃圾箱旁和环卫工人聊喜怒哀乐;他站在立交桥上记录惠州城市交通的巨大变迁,也在深山老林倾听护林员的酸甜苦辣;他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同参政议政,和企业家谈论经营之道,也和农民兄弟分享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喜悦……李华生在惠州的心路历程,印证了苏东坡的一句名言:“此心安处是吾乡”。我为李华生多年来坚守精神家园、默默辛勤耕耘感到由衷的敬佩。

其实,在经济社会加速转型的今天,对于都市“寻梦人”来说,找到一个“此心安处”的精神家园并不容易。除了乐观向上、奋力拼搏的主观因素外,更重要的还是一座城市的人文环境。惠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广府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这里

洋溢青春的西域风情

□向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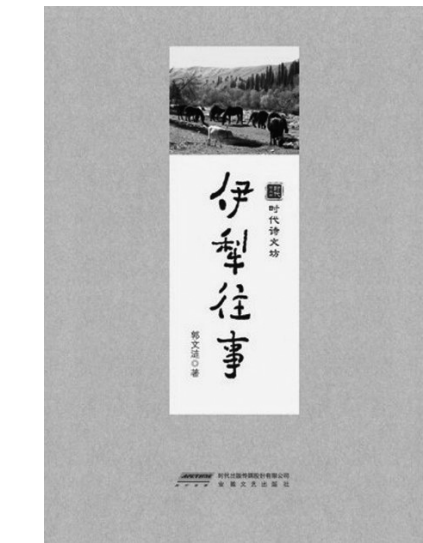
馋人,没有专门传递草原、高山、河流和人文景观的美不胜收,他只是安静地、真实地、坦诚地回想所经历、所感受的那些青春岁月。

他的青春里,有过偷吃邻居大爷晒在房顶的苹果干的懵懂,有过高筑雪堡又深陷陷阱阻止他人登临的顽皮,有过躲过验票员、挤进电影院的小聪明,有过骑着难得的自行车取回大学通知书的疲惫和开心,有过捡拾稻穗换取粮食补贴家中不足的经历,有过同许多汉族的、维族的、哈族的小伙伴一起度过的快乐……这些回忆和怀旧历历在目,犹如一串珍珠般的牧歌,虽已远逝却唱响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忘不了维族小伙伴苏江挺身而出的打抱不平,忘不了在小人书摊、新华书店看书的情景,忘不了公交车站台失明的俄罗斯族老人的手风琴声,斯大林街包子店和冰棍摊的叫卖声,天空中自由飘过的鸟声,忘不了阿勒泰草原的陨石、塔里木的山色和暮色、塔勒奇达坂的云、天山深处苍老的大树、赛里木湖关于爱情和反抗暴虐的传说,忘不了读过的孙犁、王蒙、徐迟的文字,忘不了在荒村听雨时的忧虑、怅惘、清冷和思念。他的思念里,都是与伊型相关的人和事。

郭文涟一直在追忆的,是身边的小人物、平常事,而非开天辟地的英雄伟人、惊心动魄的事件史实。他写自己熟悉的阶层,表现他们的生活情趣、顽强人生、责任担当与真情关爱。

父辈们从千里之外的内地来到伊型,建设边疆,身处严寒不畏惧,走在荒荒也丹心,他们



我曾有去看天山南北的想法,计划了好久却还是未能成行。我喜欢读关于新疆的文字,看反映新疆的影像,欣赏新疆人的舞蹈、民歌。对于伊型,我记得乾隆年间设立的伊型将军,记得禁烟大臣林则徐曾被贬黜到伊型,记得中兴名臣左宗棠带棺征西时收复伊型……伊型是当时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王震将军和著名的三五九旅移师新疆后,也到过这充满风情的“塞外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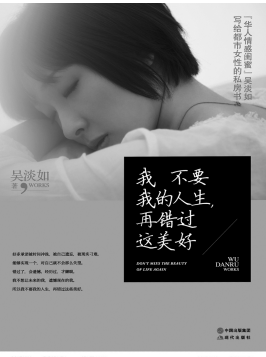
郭文涟就是三五九旅老兵的儿子。他生在伊型,长在伊型,也工作在伊型,几十年过去,他亲历了这美丽的中亚湿地在新时期的复兴、变迁与发展。那些都留在他的记忆里,和他的青春相融,给他他无数欢欣、回忆、荒荒、苍凉和期待。

他没有过度地渲染瓜果之乡的自然风物,没有集中描述马奶、纳仁、血肠、炖鱼、馕饼的

▼新书快读

主持:黎 华

《我不要我的人生,再错过这美好》



吴淡如 著
现代出版社
2013年10月出版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好多承诺被时间冲洗,被自己遗忘,被现实刁难。能够实现一个,也会对自己不那么失望。作者吴淡如亲历意大利、法国、丹麦等地,将自己的各种经历和感悟写出来与读者分享。在路上,她

享受了孤独与美好、旁听了故事与经历、锻炼了自我毅力、品尝了人间美味,这些都是不能错过的美好。这本书让我们跟着作者感知四季美好,邂逅浪漫爱情,享受舌尖上的美味,找寻最初的勇气。

吴淡如是台湾作家、节目主持人。她以高产著称,且大多是畅销佳作。该书文字清新温暖,适合都市女性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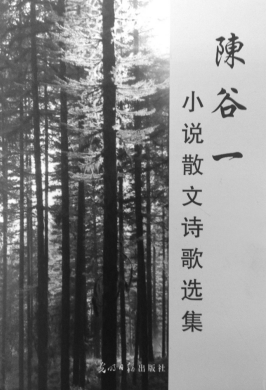
《最美:唯有时间了解爱》



时尚芭莎 主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10月出版

这是一本很独特的图文小说。书中作者包括刘震云、桐华、麦家、宁财神、严歌苓、冯唐、唐浚、陈丹燕、蒋方舟、苗炜、张悦然、苏芒、石康等作家,以小说的形式对都市爱情话题进行了描述,并有梁家辉、黄渤、徐铮等35位演员加盟,拍摄“剧照”为书里的情节配图,可谓是国内首创的一部“平面电影文学”。本书让读者于书香中感受爱情,于纸上观赏电影,文字与影像相互组合,显出爱的缤纷面貌。通过阅读此书,人们会明白,最终沉淀下来的并非爱本身,而是那些或欢快、或悲伤、或轻松、或遗憾的心情。

《陈谷一小说散文诗歌选集》



陈谷一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3月出版

本书是老作家陈谷一的个人作品选集,包括长篇小说《地债》和数十篇(首)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诗歌等。其中,《地债》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通过展示他们在各个时期不同的命运,来揭示新中国的土地关系变迁史。

有评者认为,陈谷一擅长传统现实主义叙事,他的作品总是以再现生活为基本诉求,朴实自然,富于个性。这部作品就是例证。

《长辈》



刘运勇 著
作家出版社
2013年9月出版

本书描写了北方阳城和南方乐城一群小人物在战争与和平时代的革命生涯。“我”的父亲、阳城农民刘开亮参加革命后英勇杀敌,悍不畏死,转战到南方,后入重庆炮校学习、工作。乐城地下党外国人员顾培中胸怀大志,隐蔽斗争,不幸于解放前夕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们历经艰难,遭遇各异。与刘家、顾家关系较为密切的自家、鲁家、姬家一众长辈,也与刘、顾二人命运相连,产生了复杂多变的故事。

这部小说尤其关注小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的命运沉浮,描述了他们的人生百态,以及在命运面前的无力与抗争。

《真水亦香》



赵晏彪 著
中国出版集团
2013年6月出版

作为《真水亦香》的姐妹篇,《真水亦香》文笔更为沉稳,思想更为厚重。作品共分为友情篇、励志篇、家书篇、情趣篇、山川篇、书评篇和友评篇7个章节,是一本以励志、亲情、友情,劝人向善为主基调的散文集。作者在书中讲述了他为人文的追求:“文学是我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作为作家,我以生命的个体形式和独立的思考,询问自我与民族的精神去路。在上世纪80年代晨曦中开始的询问,没有随着新世纪的降临而终结。为文学,为民族,为祖国,我将询问一生。”